



食事

柿子红了

□黄颖

霜降过后，乡下老家的房前屋后，不少柿子树上都挂满了果实，个个圆润饱满。光看那橙红的鲜亮色泽，就觉得甘甜味美，也让我不由得想起陆游写的那句诗：“墙头累累柿子黄，人家秋获争登场。”

虽然农家种的柿子树长得挺拔高大，结出的果子个头却不大，大多数只有小孩拳头般大小。相较于低处触手可及的柿子，长在高处枝头的味道更甜，据说是这些果子吸收了更多日月的精华。每到这个时节，常能在路边遇见临时小摊，摊主多是本地农家人，售卖的都是自家种的柿子。有时还会瞧见摊上一些柿子蒂被插满竹签，我有次好奇询问，才知那是闽南地区催熟柿子的小妙招。

成熟的柿子果液如蜜，吃起来香甜可口，它也是闽南人“秋补”食单里的重要一味。不过柿子不宜多吃，吃的“时间点”也有讲究。过去家里大人发现孩子饭前就想偷吃柿子，定要提醒说这果子不可空腹吃，还会吓唬一句：“如果不听话，吃了长结石，肚

子可疼了。”或许是吃柿子得挑时候，每次还无法吃尽兴，以前一到采摘季，我吃饭总是特别积极，一心想着赶紧吃完饭，好去尝柿子的滋味。

新鲜的柿子“赏味期”比较短，也不易储存，泉州人便想到制作柿饼的办法，借此延长这种鲜果的“保质期”。传统制作柿饼的方式费工又费时，我看过去阿嬷做柿饼的过程，她总是先将柿子洗净、削皮，再把它们铺在竹簸箕上晾晒，期间还要不时用手揉捏果肉，才能让“柿霜”生成。新鲜的柿子往往得历经一个月或是更长的时间，方能变成裹着白霜的柿饼。而“柿霜”结得越厚，就说明柿饼越甜，口感也更糯。

柿饼容易贮存，深秋时节将它们收起来，一直到来年的春天都不会坏掉。我还记得以前阿嬷有个吊筐，里面装着一些好吃的零嘴，当中常见的一样就是柿饼。平时

那个吊筐都挂在房梁上，只有家里孩子们考了好成绩，阿嬷才会搬来一把凳子站上去，伸手把吊筐拿下来，然后让孩子们从里面挑选自己爱吃的東西。比起其他兄弟姐妹青睐花生糖、饼干等小点心，我更偏爱香甜又有嚼劲的柿饼，撕一小块放进嘴里，先尝到外皮的韧劲，接着是软糯的果肉，最后剩下的一抹回甘，还能让我回味好半天。若是家里柿饼做得多，阿嬷便将它们存放在柜子里，等到过年有亲朋来串门，再拿出来当做茶配招待他们。阿嬷常说柿饼是有好寓意的食物，因为“柿”与“事”谐音，象征着事事顺心、吉祥如意，在节日用来待客特别应景。

如今，柿子仍是闽南地区常见的秋日



(CFP 图)

应季水果，吃法还多了些花样。街头巷尾的甜品店里，柿子蛋糕、柿子拿铁成了“季节限定”，还有超市货架上，包装精美的柿饼和柿子干可供人随意选购。这抹深秋的甜，就这样以新的方式融入了人们的寻常日子里。

回首

深秋裁葱

□杨布泽

过去每逢深秋，感觉天气逐渐转凉，昼夜温差变大，我婆婆就开始忙活，急着为种葱作准备。

我一向觉得葱是调味品，种几株就够了。可婆婆认为葱是蔬菜，一种就是好几陇地。甚至还未播种，她便惦念着用葱做小肠灌葱、葱烧排骨、五香卷、炣杂鱼等美食。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新鲜的葱吃不完就晒干，可以炸葱头油，慢慢用。”

一次跟去帮忙，我才知种葱前还要先做三件事。头一件事是把草木灰均匀地撒在土壤表面，本地人称之为“底肥”。我曾好奇何不栽葱时再撒草木灰？婆婆却说草木灰是碱性肥料，发酵后会产生热量，若是直接接触菜苗的根系会

腐烂，也就是闽南人常说的“烧根”。提前往土里撒草木灰，反倒能降低它的碱性，让土壤更适宜播种。第二件事是翻土，婆婆经常一边用锄头把地里的土翻个遍，一边念叨说：“地要翻得深一些，土才能‘透气’。”地翻好了，还得及时将上面的杂草清除。最后一件事是晒地，顾名思义是让菜地晒几天太阳，借此减少虫害。不过我理解的晒地，是让土地“休息”几天，就像人一样睡几个好觉能养精蓄锐，土壤可以积攒养分，也能让种下的葱长得更壮实。

之后几天，婆婆不闲着，她会提前将葱苗备好，将它们捆成几束，待下地

栽种时，再拿剪刀剪去葱叶，同时还要修剪葱头尾部的干瘪根须。我有时跟在一旁帮忙把葱头一瓣瓣掰开，再挑出一些不适合做种的小葱头。不过葱头上面的“葱衣”不剥除，婆婆说它们就像衣服，栽种到地里可以帮助葱头吸收水分和储存营养。

一切就绪，婆婆便用力把葱头按进土里。这个步骤看似简单，做起来却不能着急，一旦用力过猛把葱头埋得太深，还得用手指头把葱头抠出来重新种。只有土刚刚盖过葱头，才利于它的后续生长，不会因为“顶”不开土层而烂在地里。种完葱头，可不能放着不管，还得早晚来浇

水，有次听我问：“中午浇水不行吗？”婆婆才笑着解释说，闽南的秋天中午还有点热，此时水浇在土里容易伤葱根。而早晨和傍晚的气温偏低，水温与土壤的温度接近，水洒在地里更易于葱吸收。

记得有一年很不巧，地里才冒出一些鲜嫩的葱芽，一场大雨却如期而至。雨后，婆婆赶紧跑去地里排积水，生怕葱根泡在水里烂掉。她还把手指头戳进土里，看有水冒出来，又往垄沟里撒了一些草木灰，说这是快速吸水的“土方法”。

后来几年，我常跟着婆婆学习如何看天种菜，什么时候该浇水，什么时候该松土，心里渐渐有了数。如今再看那几陇葱，我也明白了过日子就跟种菜一样，得用心照料，才能有好收成。

众生

檐下燕巢

□龙悦

几年前盖新厝，屋檐做得宽大，檐下能遮风挡雨，光照也充足。或许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，搬进来没几天，檐下就出现了一个正在搭建的鸟巢。

有天出门时，我发现院墙上停着两只燕子。它们一身乌黑的羽毛，腹部的绒毛浅黄里透着白，尾巴则是剪刀的形状，我猜来筑巢的应该是这对“燕子夫妇”。听见关门声，一只燕子立马转头看向我，一人一鸟对视了几秒，也算认识了。

从此，我们开始了一个屋檐下住着“两家人”的生活。每日，两只燕子双双出又翩翩归，一边添泥加草，一边协力筑巢，我则时常偷偷留意鸟巢的“装修进度”，好似心里多了一份牵挂。一个月后，门口墙角忽然出现几个裂开的鸟蛋壳，我将它们捡起来，发现都只有一节小手指那么大，稍一用力就会壳亮碎。一抬头，便瞧见四只雏燕正探头探脑，我刚想拿起手机靠近，却把几只雏燕吓得迅速躲回巢内。直至

到两只大燕衔食归来，雏燕们才又探出头，张大嘴巴等待投喂。我怕再把它们吓着，赶紧进屋关门，把屋外的“地盘”留给它们。

两只大燕如箭似的飞进飞出，每次衔食回来，就往雏燕们的小嘴里塞，随后又转身往外飞，脚几乎没在巢上站稳过。我有时探头张望，看见大燕刚把食物塞进其中一张小嘴里，另外三只雏燕便唧唧叫，好似在抗议没吃到，大燕见状只得飞出去继续觅食。两只大燕白天奔波寻找食物，天黑后还得细心照顾雏燕。我观察过几次，发现通常是雌燕和雏燕待在巢内，雄燕则立在与巢相望的门框上守着。我看着心疼，便在鸟巢下架了一个木盒，还铺了些干草，给雄燕搭了一个舒服点的“守夜小窝”。

两只大燕天天忙碌，雏燕也渐渐长大。有时，调皮的雏燕会跳出巢，扑腾翅膀“试飞”，兴奋时还把粪便投在我给雄燕搭

建的小窝里。我不时会搭把手，趁着雄燕飞出去，赶紧拿工具将小窝里的鸟粪清理干净，顺便也把弄脏的干草换掉。

两个月后，雏燕们羽翼丰满，两只大燕开始领着它们在屋前绕圈练习飞行，累了就落在屋顶上歇一会儿。父母耐心教，孩子们努力练，终于雏燕们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晚上再也回不到檐下的小巢。倒是两只大燕不曾离开，天凉了，它们待在巢里的时间变长，经常我出门时抬头看，还能与它们打个照面。估计是觉得熟悉，大燕们不怕人了，有时家里的孩子在屋檐下玩玩，它们都不会像过去那样躲起来或飞走。

一个秋日下午，我忽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微弱的鸟鸣，不似大燕的叫声那般响



(CFP 图)

亮。我开门走出去一瞧，果然地上又出现了几个鸟蛋壳，抬头再看，可不就是两只大燕又孕育了一窝雏燕。它们似乎比上次更从容了些，觅食、育雏、守夜，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

今年，两只大燕在我家屋檐下安家第七个年头了。它们年年生养儿女，而我看着它们在檐下飞进飞出，也从中收获了不少乐趣。

古人写秋凉

天伦

●秋气堪悲未必然，轻寒政是可人天。
——宋·杨万里《秋凉晚步》

●夜来秋雨后，秋气飒然新。
——唐·白居易《雨后秋凉》

●一雨初收霁，金风特送凉。书窗应自爽，灯火夜偏长。
——宋·汪洙《秋凉》

●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？夜来风叶已鸣廊。看取眉头鬓上。
——宋·苏轼《西江月·世事一场大梦》

●雄郭西风鸣夜籁，太虚凉夜泻秋光。
——宋·董嗣杲《秋凉怀归三首·其一》

●满砌寒蛩冷露，一天新雁度西风。
——明·朱有燉《秋凉》

●袅袅凉风起白波，萧萧寒露湿青萝。
——明·陈铸《秋凉闻雀·其三》

●人间爽气清如水，凉满山家十二楼。
——明·唐文凤《奉賦秋凉诗和陆长史韵》

母亲学拍照

□张济增

这天，母亲忽然打来电话，说要给我寄东西。我问是什么？她却故作神秘地说：“你收到就知道了。”过了几日，我收到包裹，箱子不大，拆开一看，里头只有一叠用旧挂历纸包着的照片。我翻开看了看，随即笑了，原来是母亲拍的照片。

记得那是去年的深秋，我回家后便塞给母亲一台智能手机。她先是推拒，说这是年轻人用的，自己年纪大了用不惯，也怕把它弄坏。我说不碍事，就把它当个相机记录生活，平日里看见窗台上的花开了，或是父亲钓回一条好鱼，都可以随手拍下来发给我看看。估计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母亲最后还是收下了那台手机。

起初教母亲用手机，我的确费了些精力。光是教她怎么解锁、怎么找到相机图标，就重复了好几遍。母亲总说自己记性不好，可每次练习时都特别认真，还会像个小学生似的，把步骤记在纸上。不过她学东西很有耐心，平时一

有空便拿着手机，在院子里一遍遍练习拍照，有时是把镜头对着鸡冠花，有时面向晾晒的菜干，还会不时招呼家里的狸花猫看镜头，给她拍张特写。

估计是想检验自己的“学习成果”，有次趁我回家，母亲便试探地问：“我给你拍张照，好不好？”见我点头答应，她立马乐呵呵地带我出了门。那时秋风已经有些凉了，离家不远的榕树仍是郁郁葱葱的模样，走到树下，母亲叫我站好，随即自己后退几步，双手捧着手机，认真开始拍照。

那天拍的几张照片，后来都传到了我的手机上。若以摄影师的眼光看，它们实在算不得好照片，一些构图是歪斜的，我的身子占了大半，头顶几乎要碰到画面上沿，而那棵作为背景的树，只露出半截苍黑的树干。照片的色彩也有些暗淡，许是母亲不小心碰到了什么设置，整个画面泛着一种旧旧的、灰扑扑的黄。然而，我却盯着这些“很一般”的照片看了



走得最慢的人，只要他不丧失目标，也比漫无目的地徘徊的人走得快。



根脉与海风共生长

□倪俊峰



埭边村“乡愁”微景观(作者供图)

从伴着涛声的金东路来到英林镇埭边村，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：亲切的乡音、似曾相识的红砖厝，空气里飘着的烟火气，都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深沪湾畔的外婆家。

关于埭边村的历史，村里的老人总是从那座鳌溪禅寺开始讲起。埭边村原名“鳌岱鲤”，因鳌溪禅寺得名，后因坐落海墘之畔而易名“埭边”，并沿用至今。这座古寺不仅是村名的由来，更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坐标。这座始建于明朝弘治十七年的古寺，虽没有闽南名刹的恢宏气势，却凭着数百年的岁月沉淀，成了村民心中的精神寄托。怀着赤诚之心踏入鳌溪禅寺，举目是闽南燕尾脊，俯首是香炉里的袅袅香火。和闽南地区的许多乡村一样，逢年过节，乡亲们都会来这座古寺祈福，诉说对新一年的期盼。

在埭边村，一直流传着“十户人家九户侨”的说法。在本地人眼中这里有“两个埭边”，其中一个是由3300多名村民组成的“本土埭边”。另一个是由近3000名侨亲构筑的“海外埭边”，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，用拼搏与汗水在异国他乡扎根。顺着村里老者的指引，在村里找到了一栋栋承载旧时光的老房子，这些当年用一封封“侨批”盖起的“番行楼”，如今已经老旧，却仍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。红砖墙上，南洋风情的卷草纹浮雕与闽南传统的夔龙图案缠绵共生，廊柱顶端的西洋花饰被海风磨得温润，一砖一瓦间，仿佛还能看見当年侨胞将南洋的阳光与闽南的烟雨，一同定格成了故乡的模样。

侨胞对故土的深情，远不止于盖几栋楼。过去，印尼华侨许姓叔侄曾召集侨胞捐资兴建埭边学校，让村里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；如今，海外侨亲仍会自发捐资修桥铺路、投身公益。这份桑梓情，也成为连接海内外侨胞的精神纽带。正因如此，在跻身省级“侨胞之家”后，埭边村便着手修建侨史馆，想让老物件们好好“讲述”先辈下南洋的艰辛与荣光。

若说悠久历史与华侨深情是埭边的底色，那乡村振兴中的蜕变，则是这座侨村最鲜活的亮色。现在，行走在整洁的村道上，不时会邂逅村里用“金角银边”打造的微景观，老宅墙上颇具年代感的墙绘，也总能勾起埭边人的美好回忆。站在村口的鳌溪桥上，放眼望去，绕村而过的西溪，经过水治理和沿岸美化后，水变清澈了，两岸的风景也更美了。一幅属于埭边村的“一心两带三轴四片区”的画卷，正在海内外乡亲的共同努力下，悄悄从蓝图走进现实。

围头湾的海风吹过埭边的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岁月的尘埃，却带不走侨胞与故土的羁绊。那些矗立的老厝、袅袅的香火、蓬勃生长的新景，如同生长在埭边的年轮，记录着这个侨村的坚守与传承，也诉说着埭边人“根脉相连”的永恒情结。

乡村名片 埭边村

村域面积2.2平方公里，定位为“工业邻里农村社区，生态型田园村庄”，规划形成“一心两带三轴四片区”空间结构。近年来充分利用侨村优势，因地制宜开展新农村建设，先后获得省级“侨胞之家”“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对象”等荣誉称号。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